



瑪
加
爾
的
夢

周
作
人
譯

北
新
書
局
印
行

周作人譯

瑪加爾的夢

苦雨齋小書之二

瑪加爾的夢

(基督降生節的故事)

俄國科羅連珂作

一九二七年三月初版

實價三角半

一九二七年六月再版

著者 科羅連珂

譯者 周作人

上海四馬路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北京東皇城根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表紙圖案借用英人 Harbort 畫

苦雨齋小書序

今年的寒假又忽然地過去了。這個年頭兒，草閒偷活已至不易，更加上窮忙，尤其是在年頭年尾，所以這三四個禮拜的休假裏就簡直沒有做一件事，只是抽閒吃了幾個瓜仁果核便又是上學的時候了。小時候遇到上燈夜，看著那些燈燭輝煌，未嘗不覺得鬧熱，但心裏却是著實寂寞，因為這上燈就是新年完結的先聲。現在也頗有這樣的感覺。

沒有工夫看書，其實是沒有心情看書，再說，也是一半由于沒有錢買書；不過這種推託都是不濟事，究竟還是自己

的懶惰。別的不說，就是久想翻譯的勃蘭特思(George Brandes)——只可惜他已于二月二十日去世，享年八十五——的加利波的論也未動手，真是太懶了。但是這其間也做了些小事，編輯苦雨齋小書之計畫就是那時所想的，現在所編成的有這兩種，一是冥土旅行及其他四篇，二是瑪加爾的夢。

冥土旅行是二世紀時的希臘哲人所寫，此外四篇的作者是十八世紀的英人斯威夫德(Swift)，十九世紀的法人法布耳(Fabre)，以及十四世紀的日本和尚兼好法師。瑪加爾的夢則是近代俄國的作品。這可以說是雜亂極了，雖然我覺得並不如此，不但這些都是我所同樣喜歡的，我還以為其間

不無一種聯屬。我曾說，「重讀冥土旅行一過，覺得這極靈時代的希臘作品竟與現代的瑪加爾的夢異曲同工，所不同者只因科羅連珂（Korolenko）曾當西伯利亞的政治犯，而路吉亞諾思（Lukianos）乃是教讀爲業的哲人（Sophistes）而已。」除了那個「科學之詩人」是超然的以外，兼好法師也就不是真個出世間的人，不過他有點像所謂快樂派，想求到「無擾」的境地做個安住罷了；至于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蠻的詼諧，則正是盾的背面，還是這個意思，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。我譯的這些東西，雖似龍生九子，性相不同，但在我總覺得是一樣的可愛，也願意大家同樣地看待

他們。

小書以後還有，說不定還要弄大書出來呢：在此不妨先
自畫自贊一番。

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于北京內右四區。

這夢是可憐的瑪加爾(Makar)所見的，就是在陰鬱遼遠的地方收他的小牛，據說一切苦難都會落在他頭上的那個瑪加爾。

瑪加爾出世的地方是卻爾幹(Chalean)的孤獨的村莊，裏在耶庫支克(Jekuska)大森林的中間。他的父母與祖父母，從森林奪了一片地；那黑暗的樹林仍然站在他們周圍，像敵

人的城牆一般，到那時候，他們的勇氣還沒有失去。樹籬逐漸的伸過了開闢出的空地；小而多煙的草舍漸漸聚集；乾草與稻草的堆也出現了；末了，在聚落中間一個小坡上，教會的尖頂向天空直冲上去，似乎是得勝的旂。

卻爾幹已經成了一個村落了。

但瑪加爾的祖先正在和森林爭鬥，用火燒他，用鐵砍他的時候，他們自己却慢慢的變成野蠻了。他們娶了耶庫支的女人，嘴裡說耶庫支話，採用了他們的風俗，他們自己的大俄羅斯種的特質，漸漸的磨滅消亡了。

但我們的瑪加爾却切實的相信，他是在卻爾幹的俄國農

民，並不是一個游牧的耶庫支人。他生在卻爾幹，住在卻爾幹，他也預備死在卻爾幹的了。他對於自己的出身與地位，覺得非常傲慢；他若罵別人的時候，便叫他們是「外道的耶庫支」，雖然據實說來，他的習慣與生活比着他們的也毫無不同的處所。他不甚說俄國話，便是說，也說的很壞。他身穿皮衣，脚登一雙妥爾巴（Torba），喫爛麵餅，喝磚茶，在禮拜日或特別的期日，倘若面前的桌上有一點溶化了的乳油，他便儘量的吃。他能很巧妙的騎牛；他生了病，大抵去請一個道士來：那人便發狂似的直向他跳來，緊咬牙齒，想將他的病嚇走了，驅逐出去。

瑪加爾極辛苦的作工，窮苦的度日，受着飢寒。在他想得爛麵餅與磚茶的不斷的憂慮以外，他可曾有過別的思想麼？是的，他有過的。

他酒醉的時候，他便哭了，叫喊說，「呵，我的上帝呵！這是什麼生活呵！」有時又接下去說，他要棄掉一切，要到「山」裡去了。在那里，他再不用播種收穫，也不用砍樹或拉着走，而且也用不着用手磨碾麥子了。總之，他可以「得救」了。他不知道這山在什麼地方，是什麼模樣；他只曉得有這樣一個地方，而且很遠，——有這樣遠，連鄉裡的警察也尋不着他了。在那里，他自然更不要

納什麼租稅了。

他醒的時候，他將這些思想都棄掉了，大約覺得尋到這美麗的山，是一件做不到的事；只是喝醉了酒，他便又膽大起來了。他也防尋不到這一座山，却到了別的山，他常常說，『那時我只好死了。』但他終於預備動身了。至於他沒有實行他的計畫，這都因為村裏的韃靼人賣麝雜瑪呵爾加（Mahorka，用煙草的葉柄做成的煙末）的下等燒酒，便立刻使他生病，將他摔倒了。

這是耶穌降生的晚上，瑪加爾知道明天是一個大大的聖節了。因為這緣故，他非常的想喝酒；但又沒有東西可喝。他的方法已經完了。他的粉早都去了，而且他已經欠了村裏的商人與韃靼的錢；明天又是大的聖節，他不能去作工；這樣，他如果不喝酒，還有什麼事可做呢？這思想，很使他掃興。這是什麼生活呵！他在這一個大大的冬節，連一瓶燒酒還不能喝！

他想到一個好方法了。他站起，披上了他的破爛的皮袍。他的妻，一個強壯多力的女人，非常之強，又是非常之醜，平常看透了她的簡單的狡計，便立刻猜着了他的心

思。

「你到那里去？你這惡人！獨自去喝燒酒麼？」

「不要吵鬧。我去買一瓶來呢。明天我們兩人可以

一同喝喝。」

他對着她狡猾的映眼，又在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，她幾乎跌倒了。女人心理，都是如此：雖然明知道他是在欺騙她，但對於這夫婦間愛撫的魔力，也便降伏了。

他走出屋，捉住了院子裏的斑白的老馬，抓着鬃毛牽到雪車旁邊，將他駕起。馬立刻將瑪加爾拉出大門，重行站住，向着主人看，彷彿詢問模樣，瑪加爾却正在坐着想。

他於是扯起左邊的繮繩，一直到村的邊界去了。

在村的邊界，有一所小草舍；從這中間，也如別的草舍一樣，一堆小火的烟很高的升上去，將光明的月與白的閃閃的許多星都蒙住了。這火燄很高興的爆裂，又在門口垂着的陰暗的冰柱中間，明晃晃的照着。在院子的大門外邊，一切都是沉靜。

從外國來的生客，住在這裡。他們怎樣到來，什麼大風吹他們到這孤寂的所在，瑪加爾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；只是他喜歡和他們交易，因為他們並不壓迫他，在支付上面也並不固執刻苦。